



社科系列

新世纪纪实小说研究

哈建军 著

32

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西走廊民俗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资助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河西学院研究基地资助



社科
系列

新世纪纪实小说研究

哈建军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纪实小说研究/哈建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309-11297-9

I. 新… II. 哈… III. 纪实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5023 号



新世纪纪实小说研究

哈建军 著

责任编辑/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01 千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297-9/I · 894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一

纪实小说在中国古代就已有经验和基础，新世纪之前的现代文学中也有一些零散的成果，但文体的学理意识和学界的重视程度一直没有新世纪这样鲜明。进入新世纪后，“求实”和“记实”成了文化热潮，“纪实”与“小说”的结合也便成了“热点”。“纪实小说”从边缘向文学中心冲击，文坛出现了很多纪实类作品，学界对“纪实热”和“纪实小说”争论很多。这恰好显示了研究纪实小说的必要性和学术意义。

《新世纪纪实小说研究》，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方法得当，既有详尽的解读分析，也有较好的论证和解释。著作从界定“纪实小说”入手，分四大部分论证了“纪实小说”在新世纪活跃的文化背景、创作“纪实小说”的立场和知性伦理、“纪实小说”的文体特征、对新世纪“纪实小说”批评的学理思辨。本书的亮点也正在于这种架构视野，尤其是给“纪实小说”设定了一系列能自圆其说的概念范畴，将“纪实小说”的作者、读者、评论者都放置到符合当下文化心理的个性视角，从别具新意的层面阐释了“实文化”“本事”“原型”“真实”等术语的独特内涵，总体上呈现了新世纪“纪实小说”的文学形态和文体边界，而且没有拘泥于已成定论的学术概念，也没有照搬和套用西方文艺理论，大胆阐述自己的创见，表现一个文学人、一个青年学者的艺术警觉，可谓有建构“一家之言”之勇识。想必这项成果会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梳理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或者说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哈君建军，聪颖之士，好学不倦。2010年以来，屈从愚游学，而愚才学疏浅，术业不在此攻。故，既不传道解惑，又不能指明门径，实为惭愧！好在建军自学有素，用力最勤，师弱亦通。愚嘉其向学之志，喜其用功有成，乃不揣浅陋，略赘述数言。因以序以贻之。

敏春芳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言二

纪实如何小说

大约是2012年夏天，在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哈建军表示要做关于纪实小说的研究，当时导师组都觉得这是一个有较大难度的题目，要做好恐怕得花费很大的气力。但到2013年的答辩之际，哈建军却就此选题做出了一篇颇为令人满意的论文。这并不是说哈建军在有意违拗诸位老师的好意，而是显示出作为一位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青年学者其个人的研究胆识和学术勇气。

择取《新世纪纪实小说研究》这样一个题目，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厘定“纪实小说”这个核心概念的问题。小说，从文体上讲是一种用文学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文本。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小说这种文体并不是文学的主流。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是从古代稗官的民情记录、民俗整理中演化出来的。《庄子·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桓谭《新论》说：“小说家或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只是到了近代，小说的功用才得到有识之士的充分认知和高度肯定，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推举“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并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

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期间,小说逐渐成为文学河床中的主流。而我们所接受的小说理论也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小说被认为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是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概括,通过叙述人的语言来描绘生活事件,塑造人物形象,展开作品主题,表达作者思想感情,从而艺术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类型。在这一小说理论体系中,人物、情节、环境通常被认为是小说的三要素。而这三要素的文本呈现,既离不开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也离不开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

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小说这样一个文学体裁在运行过程中也会时有创新之体。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纪实小说开始有意无意地大量涌现,运用原有的理论范式显然无法把握文学创作的新变。有鉴于此,著者在充分研读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所谓‘纪实小说’,是指旗帜鲜明地用纪实手法,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对具体环境中人的真实生活经历、真性情进行准确再现,客观地对社会面貌、文化氛围和社会性质的表述恰到好处,从而塑造真实形象的小说。”也就是说纪实小说意味着读者可以将小说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故事情节与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事件建立起必然的对应关系,作品可以将作者、读者、生活现实勾连起可信的必然联系,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与生活中的现实形象可以清楚而确定地联系在一起。纪实小说这样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谓,如“报告小说”“非虚构小说”“纪录小说”“传记小说”“历史纪实小说”“文献小说”“新闻小说”“口述实录小说”等,不同的称谓实际上也表明在文体特征和审美形式上有不同的偏重。

核心概念界定清楚之后,论著又对事关小说文体的重要特征

予以辨析。虚构是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之一,指艺术家通过想象、联想、推理等心理机制,把现实中本不存在、按情理却可能存在的文学形象、情节、环境等构想出来。通过虚构,小说家将自在的“第一自然”幻化为自为的“第二自然”,将现实中的生活假象幻化为小说中的生活真象,将原始状态的非本质的偶然的现象幻化为集中体现出本质的必然的现象,从而创造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真实,更有普遍性的文学世界。虚构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将生活中已有的现象进行缀合、连接,变幻它们的次序、形状、结构,虚构的结果却是更符合生活本身的内在规律,以便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另一种是依据生活逻辑,构想出世界上根本不曾有、也不可能有的事物、人物、场景。而纪实作为一种文学手段,是指对事情或事件所作的客观真实的记录,一般是指借助亲历、采访等个人体验方式或使用历史文献、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显然这两者之间有不同之处,但并不是没有兼容性。纪实小说正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兼具一定的虚构性,但对虚构成分有相应的限制。所以,在著者看来,纪实和虚构是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彰显不同审美意趣、区别不同文学类型的方法。纪实小说既是对中国古代纪实传统的续接,也是对现时文学中虚无缥缈文风的反拨。

进入新世纪之后,纪实小说之所以大量出现,在著者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承袭中国文化中求实的文学传统,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总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功能属性。在中国古代,“纪实”往往是在思想文化、哲学、史学领域显现其主体形态的,以“纪”为“梯”,以“实”为“美”,在“纪”中守“实”,在“实”中求“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纪实传统。纪实的目的是记录社会现象、记载民族文化、传递历史真相、表达真情实感。其二是受半个世纪以来国外非虚构小说的影响。杜鲁门·卡波特、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等作

家的非虚构小说吸引了世界文坛的关注,他们的重要作品已陆续翻译出版,对中国纪实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文本。其三是国内重要文学刊物的倡导与助推,《人民文学》自2010年第2期开始开设“非虚构”栏目,关于特设这一栏目编者还着意撰写了一段“留言”：“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所以,先把这个题目挂出来,至于‘非虚构’是什么、应该怎么写,这有待于我们一起去思量、推敲、探索。”打破“传统的文类秩序”的呼吁,促动了“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和新文类的形成与发展。其四则是以纪实为文学本质要素追求新的“艺术真实”的文学立场使然。在虚构文学遭遇审美疲劳时寻求文学体裁的变动和新创,通过纪实带来新的文学审美转型。纪实小说以纪实和小说的深度融合,将传记文学、口述实录、文献记载等纪实文学推向了“故事化”,同时还将纪实文学中的“认知”“娱乐”的审美指向推向了“反思”与“解构”的向度,张扬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特征。

解读新世纪纪实小说所追求的艺术真实,又可以细分出两个层次:作者真实和作品真实。作者真实是指作为表现生活感知的主体,通过回忆亲历事件,或者通过采访调查和查阅文献,将生活事件转化为小说故事时,既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又适时、适度地表达出作家的主观情感和理性思辨,作者的“在场”叙事使作品中寄寓了更多的真情实感。作品真实主要指题材内容与生活现实的高度一致,作品中的故事情节能与现实事件对应,作品中的原型结构与生活原型相符,作品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符合生活事实。纪实小说不仅具有虚构文学的真实性,还具有生活现实的真实元素。纪实小说在文学的真实度上具有更为丰富的义项,能给人以更为丰厚的真实体验和更为真切的审美意向。纪实小说试图

从三个方面实现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一是作品故事所反映的生活事件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对应；二是作家表现社会生活时大多遵循了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三是着力表现作家主体创作情感的真实。这三个方面在有的作品中是通过超文本注解的，有的是通过“互文性”文本来显示的，还有的是通过作品的“自明”逻辑来表现的。新世纪纪实小说通过不同的视角反思解构了社会现实，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变革、文化转型的历程。作家在反映生活真实、坚守作品的纪实性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作品的文学性、故事性、趣味性和可读性，诸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李娟的《羊道·春牧场》《羊道·前山夏牧场》《羊道·深山夏牧场》，梁鸿的《梁庄》《梁庄在中国》《出梁庄记》，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不同的作品也在尝试着选择使用不同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技巧。从这个意义上看，纪实小说实际上也展示了作家叙事技巧、评判向度、关怀伦理的美学转向。

总体上来说，论著以新世纪纪实小说为研究对象，侧重从促生和制约纪实小说主体因素、纪实小说的创作姿态、批评方式和价值意义等方面，重点探讨新世纪纪实小说的本体特征和审美内涵。一方面在对新世纪纪实小说与虚构类现实主义小说的比照的基础上，总结了新世纪纪实小说的创作特质和美学特征；另一方面也对新世纪纪实小说的评论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从中梳理和归纳出文学拓展线索和理论经验，为今后的小说创作和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有益参考。从“实文化”角度对新世纪纪实小说兴盛的背景剖析，对纪实小说“真实性”“艺术性”“价值功能”的阐述，从原型理论分析纪实小说中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并用纪实小说中的原型结构检验纪实小说的真实性表现，对纪实小说作者真实诉求和“中立”立场的剖析，对新世纪评论者关于纪实小说评论的综

述和解读,既不乏新见,也有较强的说服力,都是对当代纪实文学或纪实小说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贡献。

新世纪以来整个思想文化界都在尝试以“纪实”方法反思和解构现代文化,在当今互联网、大数据全面渗透社会生活与私人空间的时代,纪实文学恰恰获得新的生长机遇。且不说网络文学、影视作品³中越来越多的“纪实”倾向与风格追求,就是在网络上流行的微博和微信等,也是社会纪实或人生纪实的一种文学形态。纪实文学在题材和文体形式上确实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理论的缺失导致品评标准模糊,从而造成纪实文学良莠杂陈。纪实小说不过是这一文化思潮在小说领域的具体呈现。这一独特的小说类型在经历了十几年时间的积累之后,已经成为新世纪不容轻忽的文学景观,与佳作迭出的创作状况相比,评论界对此的批评回应和理论总结尚处于一个初探阶段。在目前尚缺系统而成熟的纪实小说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之时,哈建军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将学术目光聚焦于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上,并对新世纪纪实小说进行客观而全面的解读和分析,其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期待已进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深造的哈建军能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新进展和新成果。

彭岚嘉

2015年1月于兰州大学

(作者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序言一	1
序言二	1
绪 论	1
一、纪实小说的界定	1
二、纪实小说的“量杯”	15
三、选题背景与研究的理论意义	17
小结	25
第一章 比附、摭探：纪实小说的“入世”	26
第一节 纪实小说的“入世”语境	26
一、新世纪的“纪实”热	26
二、甄别“纪实小说作品”	30
第二节 纪实小说的“入世”姿态	37
一、比附国外非虚构小说	37
二、摭探“入世”	49
小结	52
第二章 实文化：纪实小说的“催产素”	54
第一节 “实”的内涵与功能	54
一、“实”的内涵	54
二、“实学”传统与文化	56

三、实文化功能	61
第二节 实文化与当代文学	64
一、实文化的当代诉求	64
二、文学的“产业化”与“造书”热潮	68
三、文学在市场中传播	74
第三节 实文化中的纪实小说	80
一、“系列化”创作	80
二、纪实小说的速生速长	82
小结	88
第三章 反思、解构：创造“纪实”的个体视角	90
第一节 “纪实”视角	90
第二节 杨显惠的“察”与“觉”	96
一、反观道德与命运	97
二、映照文化与命运	103
三、解构之于建构	107
第三节 李娟的“见”与“思”	109
小结	112
第四章 笃真实：作家的纪实之维	114
第一节 “真实”的涵义与体现	114
一、“真实”的维度	115
二、时间语言与真实性	118
三、纪实的可靠性	121
四、“画外音”的节制	129
五、真实的“自明性”	132
第二节 “价值中立”立场	135
一、“价值中立”	135
二、记录与呈现	138
三、“临写”与“宣讲”	139

第三节 “主体”评判与叙事伦理	143
一、主体的角色	143
二、表态策略	146
三、主体的评判	148
四、叙事伦理	151
小结	152
 第五章 纪真事：纪实小说的文体艺术	154
第一节 “事件”与“故事”	154
第二节 “虚构”与“纪实”	161
第三节 “原型”与“意象”	167
第四节 纪真事的小说艺术	181
第五节 纪真事的法律准度	187
小结	193
 第六章 再批评：纪实小说的价值评判	195
第一节 纪实小说的评论姿态	196
一、对国外非虚构小说的评论	196
二、对国内纪实小说的评价与分析	202
第二节 新世纪纪实小说的评论视阈	204
一、角度与方法	204
二、视点与观点	209
第三节 纪实小说的价值空间	212
小结	216
 余论：展望纪实小说	218
 参考文献	224

绪 论

一、纪实小说的界定

“纪实”和虚构是叙事^①文学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可区别不同的文学类型，彰显不同的审美取向。纪实用于记录社会现象、记载民族文化、传递历史实相、表达确定的思想情感，在中国绵延历史悠久，后来逐渐滋长出了“纪实文学”。在中国古代，“纪实”往往是在思想文化、哲学、史学领域显现其主体形态的，以“纪”为“梯”，以“实”为“美”，在“纪”中守“实”，在“实”中求“真”，是中国古代的“纪实传统”。“纪实”进入文学时，譬如在各种形式的传记文学中，也是重“史”而不重“文”，这样的作品在长期内也被视为是“亚文学”。从文学史上文学形态的社会地位来看，诉诸纪实进行文学创作，则属于“非正式写作”。不过，一直保持着“续史”“证史”“补史”的作用。美国耶鲁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吕立亭(Tina Lu)说：“数百年来，非正式写作都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②多年来，“纪实”一直没有鲜明地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的主体方法和风格。

“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记录生活世界、通过书面文学呈现文

① 本书对“叙事”的表述参考了叙事理论家的相关界定，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罗曼语系终身教授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给“叙事”的定义是：“对于一个时间序列中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与状态的讲述。”见[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2页。

② [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1375—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第113页。

本与生活世界和人生命运的紧密关联性成了必然诉求。中国文学疏远了听书、说书、评书的时代,进入了读书、读报的时代,至今已转入读屏时代。今天,同时还是一个大众普遍地评议文学和文学广泛地评议社会的时代。这似乎既是“文学的自觉”,更是“人的自觉”。可以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真实地记录了社会时潮的变化,记录了文学和文学家不断超越既定标准、不断翻检新目标的历史轨迹。人们对小说观念和功能的理解也发生了变革,小说也不再是“稗官”从“街谈巷语”之中,从“道听途说”^①之中,搜集民俗材料,不再是汉代桓谭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辅助“治身理家”^②,而是被寄予“兴国”“新民”“改良群治”^③之大任,成了梁启超、鲁迅、周作人等人力挺的“新文学”,走上了逐“理想”与求“写实”并举的“新学艺”之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也说:“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像20世纪中国文学那样,如此详尽地得到记录,如此一再地被翻译,如此深入地被文学研究者所挖掘,可谈到其文学价值,也没有哪个时代像它那样多地招争议。”^④所以,“五四”以后的纪实文学进入了现代转型期,新生了诸多种类。

新中国成立后,纪实文学更受重视,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纪实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纪实文学中的报告文学一度充当了文学的“急先锋”和“轻骑兵”。进入新世纪后,纪实文学的园地得到进一步丰富,涌现出了各种“纪实热”,出现了跨学科、跨文体发展的态势。随着国内外纪实文学的交流借鉴,纪实文学现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重镇”。纪实文学形式多样,其中纪实小说便是纪实文学的一大类型。

① 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史家论述小说的梳理。

② 参见《文选》卷三十一。

③ 参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④ [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页。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纪实”和“虚构”创造了文学发展前进的两道辙迹,虽然从总体上来说“虚构”的“辙痕”较深,虽说也存在“半虚构”“半纪实”^①的文学作品,但我们既不能忽视纪实文学在中国文学总体格局中的“暗涌”,也不能将有“纪实性”的文学都视为“纪实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现实主义作品是具备“纪实性”的,有的论者称之为“写实”品格,也有论者视其为现实主义精神具体而极致的表现。小说的“纪实性”是指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包含有某些生活原型,或者说故事情节与生活原型具有某种相关性,但是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在现实中是不确指的;作者对故事情节虚构、加工的成分较多,作者可以刻意回避,也可以对体察不详、无法具体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模糊处理,所以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纪实性”具强弱、浓淡之分,不能将凡是有“纪实性”的作品都称之为纪实文学。

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与“农村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北京人》,沈从文的《八骏图》《都市一妇人》,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都是具有“纪实性”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后来的反思“文革”和“反右”运动的一些作品也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如古华的《芙蓉镇》(1981),韦君宜的《思痛录》(1998),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三部曲》(1998),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之《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1998),胡平的《禅机——1957 苦难的祭坛(上下)》(1998),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2000),巴金的《随想录》(2005),陈白尘的《臧口日记(1966—1972, 1974—1979)》(2005),梅志的《伴囚记——我和胡风》(2008),徐孔的《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2010),等等。还有一些叙写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大事的作品,如老鬼的《血色黄昏》(1987)、张平的《法撼汾西》(1993)、方方的《乌泥湖年谱》

① 这种“半纪实”也即指作品具有某些“纪实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纪实作品”。